

欽定周書

卷之十  
四十五

周書卷四十五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七

儒林

盧誕

盧光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自書契之興先哲可得而紀者莫不備乎經傳若乃選君德於列辟觀遺烈於風聲帝莫高於堯舜王莫顯於文武是以聖人祖述其道垂文於六學憲章其教作範於百王自茲以降三微驟遷五紀遞襲損益異術治亂殊塗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彫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旣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鑲金石而彫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斃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

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曆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以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

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盧誕范陽涿人也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齊世仕燕爲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旣歿哀毀

六年躬營墳壟遂有終焉之志魏景明中被徵入洛授  
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竝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  
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  
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太中大  
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  
歸朝朝廷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  
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  
縣伯邑五百戶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  
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

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  
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太祖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  
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  
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盧光字景仁小字伯范陽公辯之弟也性溫謹博覽羣  
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鐘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  
空府參軍事稍遷明威將軍員外侍郎及魏孝武西遷  
光於山東立義遙授大都督晉州刺史安西將軍銀青  
光祿大夫大統六年攜家西入太祖深禮之除丞相府  
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十

年改封安息縣伯邑五百戶遷行臺右丞出爲華州長  
史尋徵拜將作大匠魏廢帝元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除京兆郡守遷侍中六官建授小匠師下大夫進  
授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  
轉工部中大夫大司馬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光爲長史  
進爵燕郡公武成二年詔光監營宗廟旣成增邑四百  
戶出爲虞州刺史尋治陝州總管府長史重論討渾之  
功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戶天和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高  
祖少時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諡曰簡  
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



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撰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大象中開府儀同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

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  
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  
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  
也甚歎異之及卽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及江陵  
平重乃留事梁主蕭譽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遷  
員外散騎侍郎廷尉卿領江陵令還拜通直散騎常侍  
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譽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高祖  
以重經明行修廼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仍致書  
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  
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塗履

中和之盛致及青緇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疎義隨運  
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  
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  
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  
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  
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移風欲  
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  
卜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  
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  
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

關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涪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

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  
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  
世沐浴榮光祗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  
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重固請乃許焉遣小  
司門上士楊注送之梁主蕭歸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  
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  
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  
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  
釋典靡不畢綜又多所撰述咸得其指要其行於世者  
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

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

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魏將  
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太  
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  
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  
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  
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邳縣事太  
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  
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  
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  
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

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賜姓萬紉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  
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  
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  
筮之書學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  
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經畧論并月  
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  
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



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  
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  
摭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  
特奏爲國子博士時朝廷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  
業有宿疑磧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三年齊請  
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  
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  
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  
必欲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  
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

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欽重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日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日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高祖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日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日武王伐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

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竝行於世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年在幼童便有成人之操弱冠爲郡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學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

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永安中  
釋褐安西府長流參軍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  
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太祖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  
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  
稱有牧民之才弼請留不遣十六年加授建忠將軍左  
中郎將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歷弼府西閣祭酒  
功曹諮議參軍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  
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  
注春秋左氏傳魏恭帝二年授太學助教孝閔帝踐阼  
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其年治太學博士轉治

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以遜爲直府主簿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旣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爲賢未甚優養此政旣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違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

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  
爲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  
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  
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  
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  
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  
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  
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  
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  
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

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爲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爲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爲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物以下缺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

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修身履  
行以纂身爲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  
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  
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睽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  
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  
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  
輕爲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  
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  
彊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  
故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



我則寬仁彼爲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  
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  
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爲天下母  
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  
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  
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  
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賞  
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  
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  
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

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  
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  
爲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  
用則言之者或寡矣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  
遷遂伯中大夫授驃騎將軍大都督四年進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五年詔魯公贊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  
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遂爲賢良五  
年遂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  
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邑四百戶民多蠻左  
未習儒風遂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

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  
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  
門教授皇子增邑一百戶宣政元年進位上儀同大將  
軍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爲露門  
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  
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  
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  
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  
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  
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

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  
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

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  
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  
恥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  
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况乎  
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  
鄉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趨矜尚中庸  
之常情高秩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  
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

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  
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  
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  
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有近代薪樗之所  
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  
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  
畧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蹟故能馳聲海內  
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周書卷四十五

周書卷四十五考證

沈重傳沈重字德厚○北史云字子厚

熊安生傳並行於世○北史安生傳末尚有數十行此  
書不載



周書卷四十六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孝義

李棠

柳檜

杜叔毗

荆可

秦族

弟榮先

皇甫遐



張元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帛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

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  
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  
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  
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  
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  
所謂爲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  
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李棠字長卿勃海菑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  
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  
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

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魏中興初  
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  
萊郡事魏孝武西遷棠時在四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  
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先是仲密與吏部郎中崔暹  
有隙暹時被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構已每不自安將  
圖來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  
務而已旣至州遂與棠謀執壽興以成其計仲密乃置  
酒延壽興陰伏壯士欲因此執之壽興辭而不赴棠遂  
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  
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

善與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  
闕歸欵太祖嘉之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  
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  
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  
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  
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廢帝二  
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蜀人未卽降棠乃應募先使  
諭之旣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笞  
辱之冀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  
反見躡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撝

不能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虬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太祖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

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  
兄虬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  
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  
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  
以報國恩耳頃之太祖謂檜曰卿昔在鄴州忠勇顯著  
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畧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  
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  
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攻圍  
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  
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

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創遂爲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幼有志節好學不倦年十二遭父艱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在復讎柱國蔡國公廣欽其名行

引爲記室參軍年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後竟手  
刃衆寶於京城朝野咸重其志節高祖特恕之由是知  
名大象末位至賓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  
齊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  
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尤善左氏春秋仕梁  
爲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太祖令大  
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州明年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  
詣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曹  
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循中記室



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竝有文武材畧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愈更感勵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剖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尋拜都督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遭母憂哀

郡守自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猶殞梁州至是表請迎喪歸葬高祖許之葬事所須詔令官給在梁舊田宅經外配者竝追還之仍賜田二百頃尋除硤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

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萑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

太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薶鄜城郡守族性至  
孝事親竭力爲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痛  
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制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  
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  
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  
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  
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  
孝遭母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世宗嘉  
之乃下詔曰孝爲政本德乃化先旣表天經又明地義  
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

世理鏡幽明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洲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覽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由櫛風沐雨形容枯頽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

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脩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夏中熱甚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洗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一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

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鏡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

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果目明  
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  
扶侍及祖歿號踴絕而復蘇復喪其父水漿不入口三  
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  
詔表其門閭

史臣曰李棠柳檜竝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  
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終有  
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  
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轂觀其志節處死固爲  
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曾無師資之訓因心而



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農何遠之  
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

周書卷四十六

周書卷四十七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九

藝術

龔儁

蔣昇

姚僧垣

子最

黎景熙

趙文深

褚該

強練

衛元嵩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龔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剋定鄆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爽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爽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龔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爲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乎之乃令儁僞爲

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勅摸  
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  
曾得魏帝勅書及見此勅不以爲疑遂遣步騎一千受  
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  
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爲子出爲華州中正十  
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敎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  
入書學者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  
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及先  
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  
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爲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  
還拜小御正尋出爲湖州刺史性退靜每以清約自處  
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  
以疾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父儁魏南平王府從事中  
郎趙興郡守昇性恬靜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太祖雅信  
待之常侍左右以備顧問大統二年東魏將竇泰入寇  
濟自風陵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  
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

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  
有大慶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  
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  
太祖欲遣兵援之又以問昇昇對曰春王在東熒惑又  
在井鬼之分行軍非便太祖不從軍遂東行至邙山不  
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白太祖曰蔣昇罪合萬死太祖  
曰蔣昇固諫云出師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非昇過也  
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  
城縣子邑五百戶保定二年增邑三百戶除河東郡守  
尋入爲太史中大夫以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

卒於家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

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  
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恒留情願識治體  
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大醫正加文德主帥  
直閣將軍梁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  
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  
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  
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  
章句時商畧今古則爲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  
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  
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



守張嶸嶸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  
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  
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  
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  
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  
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  
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  
淆無復綱紀僧垣海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  
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  
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

可輕脫宜用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也太祖以謹勲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

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脉處湯三劑  
穆初服一劑上縛卽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  
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孳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  
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  
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  
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  
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  
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卽爲處方勸使  
急服便卽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

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瞶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忻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卽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乎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

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爲儀同幾年對曰臣忝荷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勅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勅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

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  
復卽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  
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詔僧  
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旣膳日久脉候何  
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  
無一全尊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  
治之其疾卽愈帝甚悅及卽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  
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  
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  
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

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診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誠衣白帟入棺朝服勿歛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三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

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位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遊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爲傳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子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須彌



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畧盡其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也少以字行於世曾祖嶷魏

東武將復禮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後  
爲燕郡守祖鎮襲爵爲員外散騎侍郎父瓊太和中襲  
爵歷員外郎魏縣令後至鄜城郡守季明少好讀書性  
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  
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  
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  
有異又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  
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  
逆之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魏孝武  
初遷鎮遠將軍尋除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

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祿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留於內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安西將軍尋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魏恭帝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爲外史上士孝閔帝

踐降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時大司馬賀蘭祥  
討吐谷渾詔季明從軍還除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  
成未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  
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  
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  
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  
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  
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  
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

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

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覲如又薦飢爲慮更甚時

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  
覆慈愛可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  
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  
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  
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  
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  
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年亢旱踰  
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  
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己節用慕質惡  
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家

榷褐未充於細民糧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  
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  
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  
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  
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  
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  
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  
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  
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治之要  
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

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旣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廡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祕府藏言之奧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卽遣修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廡宇方立天和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

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生蕭譽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撫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

士自許爽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時有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魏時有李順興者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練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精愷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論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亦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之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遊行民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

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獲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龍恩早依隨護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日聲甚哀怜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未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卽漏之於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爲也

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後亦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爲傳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

君子乎姚僧垣詎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

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  
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周書卷四十七

周書卷四十八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四十

蕭譽

子巖 巖子琮 譽長子棻 第五子巖 第六子岌 第八子岑 巖第三子獻 蔡

大寶 大寶弟大業 王操 魏益德 尹 正 薛暉 許孝敬 甄元成 劉盈 岑

善方 傅准 宗如周 蕭欣 柳洋 徐 岳 王浹 范迪 沈君游 袁敞

蕭譽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



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訥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訥既以其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訥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已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

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郵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沉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饑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懦弱關市恣其哀刻豪猾多所苞藏竝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

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二年梁武帝以督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以代督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侯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凌感纘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督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督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屈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

書曰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督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督督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竝發兵下赴國難督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喻督令自行督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督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尅期襲督未及發會督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督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急令其

子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纘若將述職而密  
援方貴纘次大隄樊城已陷答擒方貴兄弟及黨與並  
斬之纘因進至州答遷延不受代乃以西城居之待之  
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答答以構其兄弟事始於纘將  
密圖之纘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纘於答答留不遣  
杜岸兄弟給纘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  
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  
舉事無不濟纘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纘又要雍  
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纘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輦與  
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答答令中兵參軍

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竝擒之纘懼不免因請爲沙門  
誓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  
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于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  
北面未就誓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誓曰  
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  
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誓謂奐曰家  
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  
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誓旣攻  
柵不尅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  
尺誓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

子龕懼督不振以其屬降於江陵督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澧水初督囚張纘於軍至是先殺纘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督母保林龔氏登陴閉門拒戰會督夜至龔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督乃納之岸等以督至遂奔其兄獻於廣平督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竝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疎屬下蠶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督旣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丞

相府東閣祭酒榮權使焉。督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衆進圖襄陽。督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察爲質以請救。太祖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督乃獲安。時朝議欲令督發喪嗣位。督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督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太祖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督爲梁王。督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督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太祖謂督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督曰。幸甚。太祖乃召權與督相見。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



其失信誓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誓今者得歸  
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誓以  
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誓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  
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誓乃稱皇帝於  
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  
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  
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  
竝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  
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  
贈叔父耶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

諡曰武桓太祖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警備禦內實兼防警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警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警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警之四年警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畧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警警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警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警將尹德毅說警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

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  
今魏虜貪林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  
誅夷俘囚士庶竝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  
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清宇  
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  
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誰  
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  
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  
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  
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寮隨卽詮授旣

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  
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  
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  
之行警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  
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  
食吾餘也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警  
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  
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畧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  
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旣殷憂而

彌歲復坎壈以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  
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  
移新無田范之明畧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  
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  
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慙二東之英華豈  
三石於杜鄆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  
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將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值  
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蛇徒仰天而  
太息空撫衿而咨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已况  
託萼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

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  
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卽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  
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旣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  
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留滯於  
樊川等勾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  
東顧而潺湲歸歎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  
入討于彼南荆旣車徒之艱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  
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恩靈  
矧吾人之固陋迥飄薄於流萍忽沉滯於茲土復暮月  
而無成昔方干而畿甸今七里而磐縈寡田邑而可賦

關丘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  
而擊柝晝子子而揚旌烽凌雲而迥照馬伏櫪而悲鳴  
既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  
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  
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  
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而  
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  
而為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覲津渚跋扈江眉屢征肇於  
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興於夏典採芑著於周詩方  
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

舉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  
惆悵而未怡咎在位八載年四十四保定二年二月薨  
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咎少有  
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  
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  
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  
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  
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薄領好爲戲論之言以此獲譏  
於世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  
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竝行於世咎疆土旣狹居常快



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高祖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年號天保

巋字仁遠嘗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諡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諡曰孝皇太妃二年皇太后薨諡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竝來附皎送其子立響爲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高祖詔衛公直督荆

州總管權景宜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竝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歸之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尅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

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章陵之青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敗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以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旣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禪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高祖高祖許之詔以基平郡三州歸之於歸及高祖平齊歸朝於鄴高祖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

唇齒倚角之事詞理辯暢因涕泗交流高祖亦爲之歔  
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  
臣吒列長又亦預焉高祖指謂歸曰是登俾罵朕者也  
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纘敢吠堯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  
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乃起請  
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高祖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  
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及隋  
文帝執政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  
皆密請興師與迴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

退可以席卷山南歸固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一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歸來朝長安隋文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五年五月薨其羣臣葬之於顯陵謚曰孝文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

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竝行於世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蕭琮嗣位年號廣運

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初封東陽王尋立爲皇太子及嗣位隋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之二年隋文帝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長安隋文帝仍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琮叔父巖及弟巖等懼弘度掩襲之遂虜居民奔於陳隋文帝於是廢梁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

十戶尋拜琮爲柱國封莒國公自睿初卽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有三歲矣睿子嶽追諡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歸子獻義興王瑑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瑒新安王管之在藩及居帝位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業典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竝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翼民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

凝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柳信言  
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詡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  
而和其民人焉今載督子嶠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  
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  
兼錄

嶠字道遠督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幼聰敏有成人  
之量督之爲梁主立爲世子尋病卒及督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督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荊州  
刺史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  
及陳亡百姓推巖爲主以禦隋師爲總管宇文述所破



伏法於長安

岌弩第六子也性淳和幼而好學位至侍中中衛將軍  
歸之五年卒贈侍中司空諡曰孝

岑字智遠弩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  
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郡公

歙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特爲歸所愛  
位至荊州刺史初隋師至都州梁之百寮咸恐懼計無  
所出唯歙建議南奔入陳授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  
及陳亡吳人推爲主以禦隋師戰而敗與巖同時伏法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  
梁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  
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  
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  
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嘗初出第勉仍  
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出鎮會稽  
大寶爲記室領長流督蒞襄陽遷諮議參軍及梁元帝  
與河東王譽結隙答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帝素  
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立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  
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答云湘東必有

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營納之及爲梁主除中書侍郎兼吏部掌大選事領襄陽太守遷員外散騎常侍吏部郎俄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加授大將軍遷尚書僕射進號輔國將軍又除使持節宣惠將軍雍州刺史營於江陵稱帝徵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又加雲麾將軍荊州刺史進位柱國軍師將軍領太子少傅轉安前將軍封安豐縣侯邑一千戶從歸入朝領太子少傅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歸哭之慟自卒及葬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諡曰文凱配

食簪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詞瞻速簪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竝大寶專掌之簪推心委任以爲謀主時人以簪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竝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簪女宣成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

大業字敬道有至行父沒居喪過禮性寬恕學涉經史有將命材屢充使詣闕初以西中郎府參軍隨簪之鎮簪稱帝歷尚書左丞開遠將軍監利郡守散騎常侍衛

尉卿歸嗣位遷都官尚書除貞毅將軍漳川太守入爲左民尚書太常卿歸之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梁滅入陳拜尚書庫部郎陳亡入隋授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嘗母龔氏之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畧博涉經史在公恪勤初爲督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嘗承制除尚書左丞及稱帝遷五兵尚書大將軍郢州刺史尋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

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參掌選事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歸之十四年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諡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起家祕書郎歷太子洗馬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數從軍征討以功累遷至郡守督荻襄陽以益德爲其府司馬督承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及督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侯邑

唐書卷四十一 列傳  
千戶加車騎將軍營之二年卒贈司空諡曰忠壯進爵  
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營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營莅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擒張  
纘獲杜岸皆正之力營承制以爲將軍尋拜大將軍及  
稱帝除護軍將軍進位柱國封新野縣侯邑千戶營之  
三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  
營廟子德毅多權畧位至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薛暉河東人也有才畧身長八尺形貌甚偉嘗督禁旅  
爲營爪牙當禦侮之任與尹正攻獲杜岸於南陽營承  
制拜將軍尋加大將軍進位柱國除領軍將軍歸之二

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有六子子建子尚知名

許孝敬吳人小名洞兒勁勇過人爲營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旣無救援爲吳明徹所擒遂戮於建康市贈車騎大將軍子世武嗣少襲父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檢重賓客施與不節資產旣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伏誅又有大將軍李廣會稽人早事營以敢勇聞沌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贈太尉追封建興縣公諡曰忠武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營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



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梁元帝申其誠款遂有得其書者進之於警警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立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警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歷位中書侍郎御史中丞祠部尚書吏部尚書警之六年卒贈侍中護軍將軍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劉盈彭城人以西中郎府錄事參軍隨警之鎮有器度勤於在公警之軍國經謀頗得參預歷黃門郎中書監雍州刺史尚書僕射歸之七年卒贈本官第三子然于

時頗知名隋鷹擊郎將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漢征南大將軍彭之後也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以刑獄參軍隨卬至襄陽卬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詣闕應對閑敏深爲太祖所嘉自此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寧縣公卬之承制也授中書舍人遷襄陽郡守及稱帝徵爲太府卿領中書舍人轉太府領舍人如故尋遷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卬委以機密卬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諡曰敬所著文集

十卷有七子竝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錄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帥都督代王記室參軍後仕隋歷安固令郴義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傅淮北地人祖照金紫光祿大夫父譖湘東王外兵參軍淮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營之鎮官至度支尚書歸之七年卒贈太常卿諡曰敬康所著文集二十卷有二子曰秉曰執竝材兼文史秉尚書右丞執中

書舍人尚書左丞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營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歸之九年卒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蹶踏自陳不謗營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周

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嘗踐位以欣襲機封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歸之二十三年卒贈司空欣與柳信言當歸之世俱爲一時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柳洋河東解人祖悛尚書左僕射父昭中書侍郎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拘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

重位至吏部尚書出爲上黃郡守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卒

徐岳東海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簡肅公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初爲東陽王琮師琮爲皇太子授詹事及嗣位除侍中左民尚書俄遷尚書僕射從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子凱祕書郎岳兄矩有文學善吏事頗黷於貨賄位至度支尚書子敬鴻臚卿

王浣琅邪臨沂人祖琳侍中太府卿父錫侍中浣少有令譽尚督妹廬陵長公主歷祕書郎太子舍人宣成王

友廬陵內史督踐位授侍中吏部尚書歸之四年使詣  
關卒於賓館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子瓘有文詞黃門侍  
郎浞弟湜方雅有器識位至都官尚書歸之二十年卒  
子懷祕書郎隋沔陽令

范迪順陽人祖纘尚書左丞父胥鄱陽內史迪少機辯  
善屬文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右丞散騎常侍歸之十  
七年卒有文集十卷子裒迪弟通文采劣於迪而經術  
過之位至中衛東平王長史

沈君游吳興人祖僧叟左民尚書父巡東陽太守君游  
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常侍歸之十二年卒有文集十

卷弟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爲歸所重歷中書黃門侍郎御史中丞自都官尚書爲義興王瓛師從瓛奔陳授侍中太子詹事隋平陳以瓛同謀度江伏誅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士俊安成內史敞少有器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闕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



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子謚謙  
史臣曰梁王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  
之畧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歛終  
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  
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承舊業  
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讐則威略具舉  
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周書卷四十八

周書卷四十九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四十一

異域上

高麗

百濟

蠻

獠

宕昌

鄧至

唐書卷四十一 及傳

白蘭

氏

稽胡

庫莫奚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曠求之鄒說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譎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疆盛肆志於遠畧匈奴既却其國已虛犬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

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  
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  
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  
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  
自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  
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  
邊以權道趙魏尙梗則結姻於北狄廐庫未實則通好  
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名遐洎卉服氊裘輻湊於屬  
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畧漏三吳之地南巡阻  
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足爲弘

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竝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  
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  
遺闕云爾

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  
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材畧夫餘人惡而逐之土于紇  
斗骨城自號曰高句麗仍以高爲氏其孫莫來漸盛擊  
夫餘而臣之莫來裔孫璉始通使於後魏其地東至新  
羅西渡遼水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千餘里治平  
壤城其城東西六里南臨沮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  
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則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

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并褥薩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焉其大對盧則以疆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之署置也其刑法謀反及叛者先以火焚爇然後斬首籍沒其家盜者十餘倍徵贓若貧不能備及負公私債者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袴白韋帶黃革履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爲之雜以金銀爲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顯異之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爲襪

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稍矛鋌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士田墾薄居處節儉然尙容止多詐僞言辭鄙穢不簡親踈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寢風俗好淫不以爲愧有遊女者夫無常人婚娶之禮畧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月敬信佛法尤好淫祀又有神廟二所一日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象一日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竝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璉五世孫成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成死子湯立建德

六年湯又遣使來貢高祖拜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遼東郡開國公遼東王

百濟者其先蓋馬韓之屬國夫餘之別種有仇台者始  
國於帶方故其地界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俱限  
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治固麻城其外  
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  
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夫餘氏號於  
羅瑕民呼爲韃吉支夏言竝王也妻號於陸夏言妃也  
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  
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華



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李德十  
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  
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  
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  
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  
部後官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  
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爲  
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  
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郡將三人以德率爲之方統  
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

小城咸分肄焉其衣服男子畧同於高麗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以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尙奕碁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人犯姦者没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

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下濕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餽饌藥品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馳驢騾羊鵝鴨等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又每歲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竝遣使稱藩兼受封拜齊氏擅東夏其王隆亦通使焉隆死子昌立建德六年齊滅昌始遣使獻方物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蠻者盤瓠之後族類番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爲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

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太祖畧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  
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以爲南雍州刺史仍世襲  
焉十一年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清  
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  
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  
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  
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語在泉仲遵及景宣  
傳魏廢帝初蠻酋樊舍舉落內附以爲淮北三州諸軍  
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

盧寧蔡祐等討破之魏恭帝二年蠻酋宜民王田興彥  
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竝爲開  
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  
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於梁蠻帥向鎮侯向日彪等  
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都唐等抄斷江  
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州  
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招李遷哲討  
破之語在敦及遷哲楊雄等傳武成初文州蠻叛州選  
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  
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

出討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涪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其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畧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涪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克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尅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

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嶮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蜚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其金帛伯犁等悅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龍真據之騰又密誘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龍真大悅密遣其子詣騰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

既深仍請立効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并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蜚望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黙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頰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易拔賊若委城奔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



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  
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  
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  
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是峽中要險於是築  
城置防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喜冉龍驤又  
反詔大將軍趙闇討平之自此羣蠻懾息不復爲寇矣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在所  
皆有之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  
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第之類皆  
其語之次第稱謂也喜則羣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

亦手刃之遞相掠賣不避親戚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搗捕逐若追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俗畏鬼神尙淫祀巫祝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祭祀焉往往推一酋帥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自江左及中州遞有巴蜀多恃險不賓太祖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口以克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

騰討破之俘斬萬五千人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復攻拔其三城虜獲三千人降其種三萬落語在騰傳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甚彊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旣不能制之今須別爲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旣分易爲經畧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

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卽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諭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要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隨卽治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旣失計爭携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稅租無敢動

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獠和建德初李暉爲  
梁州總管諸獠亦竝從附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  
林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  
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宕昌羗者其先蓋三苗之亂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  
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  
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各立酋帥皆  
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  
其屋織犛牛尾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徑賦唯  
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

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卽以其繼母世叔母及嫂姊妹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勒者世爲酋帥得羗豪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勒孫彌忽始通使於後魏太武因其所稱而授之自彌忽至合定九世每修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合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合定懼稱藩請罪太祖捨之拜撫軍將軍四年以合定

爲南洮州刺史要安蕃王後改洮州爲岷州仍以合定爲刺史是歲秦州濁水羗反州軍討平之七年合定又舉兵入寇獨孤信時鎮隴右詔信率衆便討之軍未至而合定爲其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乃更以其弟彌定爲宕昌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羗酋傍乞鐵忽等因合定反叛之際遂擁衆據渠林川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羗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竝擒斬之納彌定而還語在貴等傳其後羗酋東念姐鞏廉俱和等反大將軍豆盧寧

王勇等前後討平之保定初彌定遣使獻方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獸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歲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爲宕州

鄧至羌者羌之別種也有像舒治者世爲白水酋帥自稱王焉其地北與宕昌相接風俗物產亦與宕昌畧同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復之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鄯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畧同保定元年遣使獻



犀甲鐵鎧

氏者西夷之別種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也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漢未有氏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最爲彊族其後漸盛乃自稱王至裔孫纂爲符堅所滅堅敗其族人定又自稱王定爲乞伏乾歸所殺定從弟盛代有其國世受魏氏封拜亦通使於江左然其種落分散叛服不恒隴漢之閒屢被其害盛之苗裔曰集始魏封爲武興王集始死子紹先立遂僭稱大號魏將傅豎眼滅之執紹先歸諸京師以其地

爲武興鎮魏氏洛京未定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太祖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女太祖奏魏帝還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氏符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破之安壽以其衆降九年清水氏酋李鼠仁據險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太祖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語在昶傳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關等相率

作亂開據北谷其黨覃洛聚洮中楊興德符雙圍平氏城姜樊噲亂武階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闢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闢散其餘黨興州叛氏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率兵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首楊法深據陰平自稱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法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氏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太祖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六州諸軍事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氏頗畏服之是歲楊法深從尉遲迴平蜀軍回法深旋鎮

尋與其種人楊崇集楊陳佗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成州刺史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魏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利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平之世宗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辯栢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臯戍氏酋姜多復率厨中氏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趙昶率衆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盧北二郡氏復往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擇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率二郡竝降及昶還厨中主氏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

崇義宇文琦率兵入厨中討之大破氏衆斬姜多及符肆王等於是羣氏竝平及王謙舉兵沙州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稽胡一日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畧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及頸飾又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敘離夫氏聞之以

多爲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民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亂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居民汾晉之間畧無寧歲齊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詣鄴齊神武厚爲之禮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潛師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斬首送於齊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

南海王爲主率兵拒戰齊神武擊滅之獲其僞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方與齊神武爭衡未遑經畧太祖乃遣黃門郎楊忠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太祖前後遣李遠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杲討之

俘斬甚衆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勲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復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欲回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語在忠傳其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川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實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軍盛竝討斬之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



年高祖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歛稽胡乘閒竊出竝盜而有之乃立蠶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高祖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旣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剪其魁首餘加慰撫高祖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道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攻天柱滕王道擊穆支竝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衆盡降宣政元年汾州稽胡

帥劉受羅干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

庫莫奚鮮卑之別種也其先爲慕容晃所破竄於松漠之間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會氏者最爲豪帥五部皆受其節度役屬於突厥而數與契丹相攻虜獲財畜因而行賞死者則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大統五年遣使獻其方物

史臣曰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爲紀五嶽作鎮

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  
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  
者則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克  
初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狼而好  
亂疆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斯蓋天之所命使其  
然乎

周書卷四十九考證

高麗傳土于紇斗骨城○魏書作紇升骨城

宕昌羌傳有梁勒者世爲酋帥○勒魏書作勒

氏傳有氏帥楊駒始據仇池百頃○楊駒魏書作楊騰

周書卷四十九考證

周書卷五十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四十二

異域下

突厥

吐谷渾

高昌

鄯善

焉耆

龜茲

于闐

噉

粟特

安息

波斯

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尙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

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  
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卽一也  
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  
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  
突厥遂因以爲號焉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  
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誇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日伊質  
泥師都獲所生也誇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  
旣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  
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  
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



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日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繪絮願通中國大統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諾槃隨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

茹茹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  
疆盛乃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  
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  
與之絕而求婚於我太祖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  
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  
魏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  
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  
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  
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闕氏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  
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二年三

月科羅遣使獻馬五萬匹科羅死弟俟斤立號木汗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多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滅之叔子以其餘燼來奔俟斤又西破嚙嚙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務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也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

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瞽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沒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弓矢鳴鏑甲稍刀劔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狠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

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斨面且哭  
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  
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  
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然始坎而塵之葬  
之日親屬設祭及走馬斨面如初死之儀葬訖於墓所  
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又以祭之羊馬  
頭盡懸挂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  
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媵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伯  
叔死者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  
得下淫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

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  
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四五百里  
有高山廻出上無草樹謂其爲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  
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俟斤部衆旣  
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太祖許之收叔子以下三千  
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  
之語在吐谷渾傳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方物保定  
元年又三輩遣使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  
故每連結之以爲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許進女於太  
祖契未定而太祖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高祖未及

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語在荐等傳三年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尅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疆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詐健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高祖不納是歲俟斤復遣使

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變乃許純等以后歸語在皇后傳四年俟斤又遣使獻馬俟斤死弟他鉢可汗立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建德二年



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讐  
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殺畧居民柱國劉雄率兵拒戰兵敗死之高祖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冊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關他鉢不奉詔仍寇并州大象二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紹義尙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云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也初吐谷渾馬與

鹿馬鬪而鹿馬傷鹿遣讓之吐谷渾怒率其部落去之  
止于枹罕自爲君長及孫葉延頗視書傳以古有王父  
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自吐谷渾至伏連籌一十  
四世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治伏俟城在  
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之恒處穹廬隨水草  
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尙  
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毼珠以皂爲帽坐金師  
子床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  
戴金花其俗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鞞羅爲冠亦  
以繪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

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克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殺之父兄亡後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物者輒盜女將去死者亦皆埋殞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世傳青海駿者也土出犛牛鳥多鸚鵡大統中夸呂再遣使獻馬及羊牛等然猶寇

抄不止緣邊多被其害魏廢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遣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板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絲絲絹以萬計魏恭帝二年史寧又與突厥朮汗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大獲珍物及雜畜語在史寧傳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詔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鐘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以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

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竝治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後有關爽及沮渠無諱竝自署爲太守無諱死茹茹殺其弟安周以闕伯周爲高昌王高昌之稱王自此始也伯周之從子首歸爲高車所滅次有張孟明馬儒相繼王之竝

爲國人所害乃更推立魏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本爲儒右長史魏大和末立嘉死子豎立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國內總有城一十六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書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平章錄記事訖卽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按官人

雖有列位竝無曹府唯每旦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畧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曰羊刺其上生蜜焉自嘉以來世修蕃職於魏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喜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

使來貢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

鄯善古樓蘭國也東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路魏太武時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米率衆內附



焉耆國在白山之南七十里東去長安五千八百里其  
王姓龍卽前涼張軌所封龍熙之亂所治城方二里部  
內凡有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  
姻畧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  
之丈夫竝剪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  
竝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  
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  
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爲絲唯克綿纈俗尙蒲桃酒  
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保定四年  
其王遣使獻名馬

龜茲國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東去長安六千七百里其王姓白卽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所治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別一足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婚姻喪葬風俗物產與焉支畧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麋皮氍毹鏡多鹽綠雌黃胡粉及良馬封牛等東有輪臺卽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其南三百里有大水東流號計戍水卽黃河也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

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安七千七百里所治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其刑法殺

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  
畧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向每設齋日必  
親自洒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卽昔羅漢比  
丘比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跌  
處雙跡猶存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昌以東  
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  
號樹枝水卽黃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  
與樹枝俱北流同會於計戍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  
馬

獻驢國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百

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畧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鬪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竝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庵蔡一名温邨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

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東去長安一萬七百里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

獻

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東去長安一萬五千三百里城方十餘里戶十餘萬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皆飾以珍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被之飾以金銀華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乃衆共發書視

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翳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薩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器有甲稍圓排劔弩弓箭戰竝乘象每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或翦半鬚及繫排於項上以爲恥辱犯彊盜者禁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輸銀錢俗事火祆神婚合亦不擇尊卑諸

夷之中最爲醜穢矣民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治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掙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暑熱家自藏水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等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珍珠離珠頗黎珊瑚琥珀瑠璃馬瑙水晶瑟瑟金銀鑰石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沙木銀綾錦

白疊毳毼氍毹毼赤麋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  
胡椒萆撥石蜜干牛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  
黃等物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嚴  
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上策雖通賢之宏議  
而史臣嘗以爲疑夫步驟之來綿自今古澆淳之變無  
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  
北地克斥之釁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運戎夏離錯風  
俗混并夷裔之情僞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  
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而禦之去而守



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於奔命疆場苦  
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歐世仁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  
之雅旨護軍之誠說實有會於當時而未允於後伐也  
然則易稱見幾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  
繫幾者吉凶之所由况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  
狄之地疆弱之勢無怙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  
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  
上算獸心之虜革面匪難沙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  
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

周書卷五十

周書卷五十考證

嚙噠○魏書作嚙噠

波斯國傳王姓波斯氏○魏書西域傳王姓波氏名斯

周書卷五十考證

編修今授奉天錦州府知府臣文淳謹言北周

書五十卷本紀列傳四十二唐秘書丞令狐德

棻等撰當武德時棻建言近代無正史卽詔與

諸臣論撰歷年不能成而罷貞觀二年復詔德

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周書陳叔達唐儉共

成之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

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其文

字其後王安國林希始上焉當周隋時柳蚪牛

弘各有撰述德棻等撰次不外柳牛兩家然其

中頗有可議者蚪爲周臣多諱周惡弘入隋代

便文隋過在蚪與弘初無足怪德棻等身居異代而史不直書其失甚矣宇文氏建國倣周禮爲六官府兵之制開唐一代良法而是書不爲紀錄使後人無從參考識小遺大識者譏焉臣等奉

勅校勘南北監本字句錯訛悉爲改正但宋版不可得見文義可疑祇以北史參訂北史之文旣與是書不同未便補入故字有不同從其是者文之遺脫祇加詳注不妄參入以附於闕文之義云

臣謹識

原任詹事 臣 陳浩洗馬 臣 陸宗楷編修 臣 孫人

龍編修今授奉天錦州府知府 臣 金文淳拔貢

生 臣 費應泰楊茂遷奉

勅恭校刊